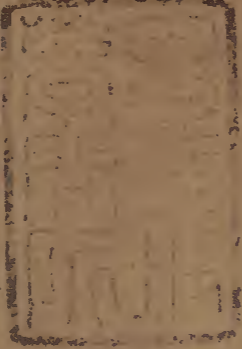


宋文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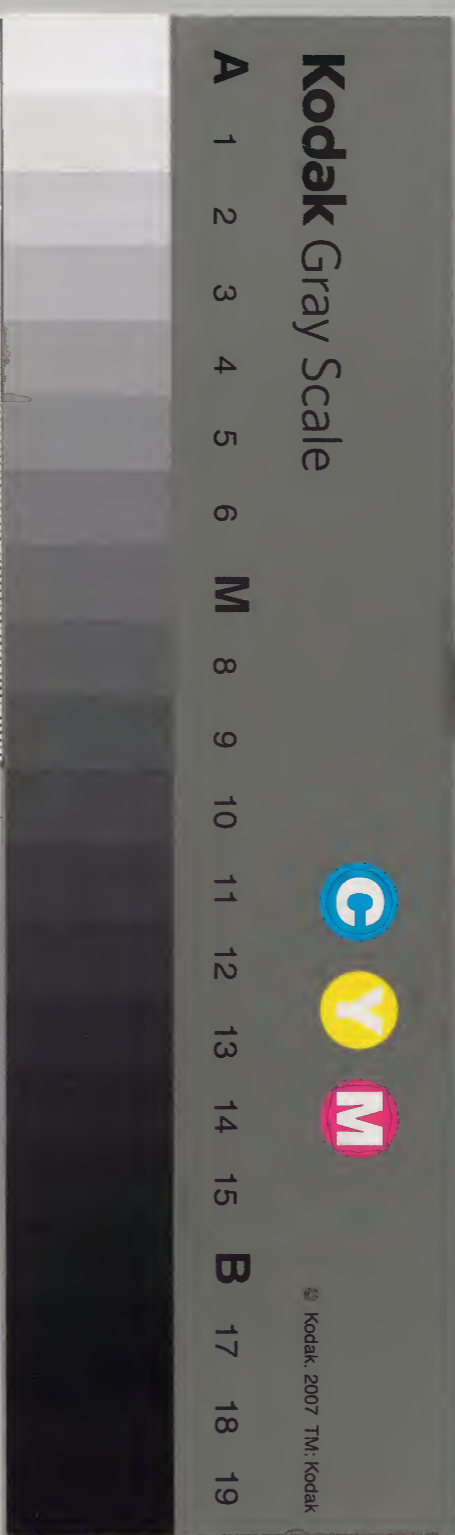
賦 四之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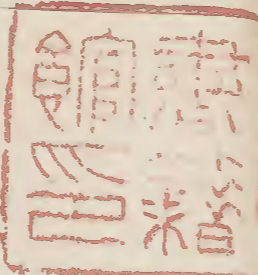
漢書門類	
三	八
一	二
一	七
四	二
八	號
冊	架

內閣文庫	
三	八
一	二
一	七
四	二
冊	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832
冊數	48(5)
函號	362 43







宋史鑑卷第四

淺草文庫

抱關賦

駟不及舌賦

責難賦

愛人賦

大報天賦

鴻慶宮三聖殿賦

秋懷賦

抱關賦

嘉祐五年回始仕為衛真主簿日負吏責憫已之不如
古人也作抱關賦
抱關之無責兮聊可充吾口食兮匪可食兮吾何易兮抱

王回

王回

王回

范鎮

劉放

劉放

王回

關之無愧兮聊可由吾仕兮匪可仕兮吾何累兮抱關
之無悶兮聊可託吾遊兮匪可遊兮吾何悶兮

駟不及舌賦

王回

彼駟能行駸駸萬里此舌能言人纔聞耳萬里遠矣駟
行有疆聞耳其微舌言無方六轡在手縱之吾游見險
逢艱不可控留一出諸口死傳吾志善惡吉凶孰追孰
避蓋古君子取物以箴學士誦焉可毋慎乎

責難賦

王回

臣卑而君尊兮侔地道之承天北面贊以伏朝兮南面
受之偃然役股肱於夙夜兮須有命而後慶含厥美以
自忠兮避成功而不敢先何責善於難行兮奄恭名而
獨傳蓋曰善之爲猷兮匪身修而弗克五事生之所稟
兮覺初微而漸碩儻一失其本源兮外物來而橫逆况

宅擊於人上兮百度叢而歸責治則身安而名榮兮亂
甚者喪其家國賢臣出而登用兮爵既好而祿又豐師
保阿焉受教兮箴諫謹於群工匪聖法而不敢述兮推
天命於始終使吾君至誠兮執忠信以自主使吾君達
其所忍兮仁無不恕使吾君耻不若先王兮遵義之路
使吾君不敢慢於匹夫兮禮乃大具使吾君察天下之
理而無鑿兮智足以成務勤君之思而劬君之力兮誰
吾謂倨蓋志行則爵祿可報兮否則遁而去昔舜禹之
相堯兮斯猷著於典謨商摯慕其遺風兮引撻市而爲
廬說冢宰於武丁兮繩正木而靡渝周公之告孺子兮
揚文武之永圖召伯又歌乎公劉兮美厚民而匪居雖
孔孟之游於衰世兮固守經而嚴如宜其名實之一揆
兮彼興廢何區區後千載豈無臣兮忘鑽仰於我極逢

君欲以就利兮凡枉尋而直尺量君才為不及兮聊順
時而姑息詆高論曰迂闊兮喜近已而循迹嗚呼君名
貶於雜霸兮專頌美於在昔臣不恭莫甚於此兮徒沒
齒而愧惕竊獨嘉夫魏公兮沃唐文而牙衡知正已而
民服兮破俗辨之刑名既柔遠而能適兮尚惜其學略
而功速成作正位之徽戒兮雖芻蕘者亦聽匪吾言之
能賦兮唯尚文之易明

愛人賦

王

四

俶天民之秉彝兮同懿德而自好縱百骸以徇物兮義
與利其殊報彼君子兮唯先覺是號故忠恕以愛人兮
捨元元其焉肖竊誦夫曾氏之求志兮忘違禮而寢於
大夫之簞其感童子之關諷兮雖疾病猶扶而反席元與
春務養吾欲兮回屑屑而姑息詎以語言於一朝兮可推

而措諸靡極其血曰德之為物兮在己而不在他焉其形
輔於鴻毛兮其力重於太山吾人所以相保而生死兮
固賴此而能然俾各達其常心兮因厥類歐而復遷孝
莫大於尊親兮不格姦於幾諫慈莫隆於燕子兮擇明
師而講善忠莫美於致君兮專責難於可願禮莫隆於
任臣兮救欽職而有間莫戚於夫婦之際兮風睢鳩而
誰溷莫孺於兄弟之間兮泣關弓而弭怨莫樂於朋友
之交兮辭切嗟而成信其餘泛吾義之所及兮亦應乎
求而敢倦異此則陷父於惡兮晉申生纒謚為恭納寵
孽於驕奢兮衛莊侯卒覆其宗逢主欲以厚斂兮毋求
服鳴鼓之攻王僚試於私人兮形變雅之大東恣同床
之干政兮嬉妲繼以興戎小不忍於啼母兮鄭克叔而
俱凶損友之三科兮匪孔門之所容况巧言與佞色兮

實媚衆以雷同嗚呼是非之甚明兮成敗亦不爲効歷萬古而猶惑兮寧醉昏而夢未覺惜勞心而日拙兮竊方循理而造要庶無忝於曾氏之言兮聊矢賦而彌邵

大報天賦

范鎮

大宋七十有二載符節合於聖神陶鈞運於真宰化至而乾用九令行而風不再泰山四維兮固基圖而靜寧黃河一清兮撫期運而茂對元尊降休其如響富媪効珍而弗愛星氣交見景火青赤之光魚馬兩至道出東西之海於時百靈會鈞天之游萬物極崇立之大鑿昔者罔識帝力仰盆者不知天蓋以上方游神治古之表垂意幾成之會道皇極以其夷基太平而無外重茲盈或罔或遑急若曰時靡衍沃物不疵癘協氣洪鬯而融然無際者上穹之保艾邊鄙不從干戈倒載生靈相與

而謹然於內者三后之大賚按物理以順考曾朕躬之弗逮不有反本之報曷爲含生之賴况夫事具往聖之行文備前世之載媿庭有六宗之禋周家有始祖之配書以巡嶽而用事禮以掃地而展采總條貫於先猷赫聲文乎當代上一其唱下百其響伯夷秩宗之典叔孫奉常之掌咸謹職以先次率參謀而來上僉曰用日之至吾道之長就國之南吾君之嚮可以爲人而祈福示聖人之能饗也消辰之良既如是講儀之盛又如彼將命以方底飛文以疾置鼓先令於民聽俾咸知於上意西踰月羣之垠東走天池之紀北窮祝栗之野南極濮鈺之地雷出而奮豫風興而披靡穹居卉服華體木薦之首鬢首貫會離身反踵之帥尋聲望景知中國之有至仁梯虛航深示戎狄之無外事順走我轍跡服馴我

邊巒迤有變態共觝之獸赤汗赭沫之駟浮琛沒羽之
珍文鉞碧怒之異諸福之物倘儻奇偉衆變之狀燦爛
譎詭按圖謀而未書歷封禪而不至滔滔焉我我焉求
助祭者波委而嶽峙吾皇游巖廊採絕瑞嘉聞聲教之遠
樂觀儀物之備迺飭四方近逮周行搜傑索俊提忠摯
良相與齊於壇蚺蠖獲之中思所并而周流常羊者已
在出警豆之先期也闕觚削其如倚鋪首呀而欲驤行
默而下垂樂宮屹其高張八校拱著五旗司方禮器之
歲裘軍裝之陸梁錯文以章藻采兮四會五達之莊既
法從之彤飾修呼鞭之對揚神扶絳宸乾行東箱左黃
鍾兮五應以俱動前式道兮三候而相望始乘輿也顯
顯昂昂奮至在德之光大明登兮重昏破而群陰藏既遵
途也秋秋踰踰走萬人之望駭駭馳兮浮埃沉而瑞氣

翔參忠信於倚衡兮遠何適而不臧摠德法而不防嶽
然其不動兮躬自厚而矜莊春心其太和兮躬不違而
滋涼顓儲思於逆釐之事也徑自心駕乎列仙之場嚴陟
降以肅潔兮查悟靈於忽恍平以謁之辟稱畢孝忠之
容外溢葦然如傷沛然不憚念報天之罔極顧履霜而
懷惕莫重乎禮經之五以觀乎世朝之七內則樂穆羽
舞旄狄薦苾芬儀赫卒運奉乎明靈之來格外則龍司
旗虎視戟威振厲氣較鬱肅陳乎游微之駢些俄而傳
呼旦之聲嚴出廟之蹕昭重闈以南直屆夫禮神之室
觀夫涂大朱以洞闢壇八觚而翼翬為颯紳綏之綵繚類
貂蟬之葱芊上摩星以旖雲下藻野而縉川聖人凝旒
以則數薦璧而象圓樂六變而道亨祀爵三獻而告虔百
神愛瑞以祖洽四方承宇而來旋成臍管之芬膏焜樵

蒸於高煙香馨明之升聞藹嘉休而肅延迴五輅芳清
道御兩觀於中天歌塗巷而沸湧觀堵墻而駢填或陰
而霞紛振衣而蔽袂方冬而暑成蠱豈跡而側有靚糴千
車迴轅衝朝爰若移山之行隱如奔雷之聲磔砢礧礧
以拱乎神庭鐵衣萬騎奮躡橫逸島如積雪之釋迅如
衝風之疾宛轉絡繹以環於帝室嚴辦方中外臚句方
上下繩鶴馭以飛書緝鷄竿而肆赦縱係縲以卑出普
疵吝而一灑重离之曜大繼明以照四方泰山之雲不
崇朝而徧天下飭飲賜沐純嘏受釐而延膝席飲福而
奏需雅太室之聲曼延於壽曆履孟孟之安盤固於宗社
彼甘泉汾陰后土之祠交門竹宮神光之拜或孜孜於
曲請或屑屑於未戒監戒陋乎曾未知福含生懷萬靈
之爲大也有一二眉壽顧謂臣曰子游都而盛其際吉

其逢者所謂觀國之光利用實王矣亦嘗知盛際之
所自出吉逢之所由來者乎子小留吾其語汝夫聖人
之將有爲也必本於仁義聲而爲樂文而爲禮柄而刑
賞統而祠祭崇讓以樹之懷遠以固之作德以茂之此
古先之能事教化之肇基也故其始下詔則有司指圖
有經叩天進辭相與上乎號榮者當宁却而不名斯崇
讓之至誠也將僎儀則百蠻款塞移珍謁謹象譯厥角
于北闕者本朝羈而不絕斯懷遠之上烈也既已事懸
官去煩削密輕徭緩租驅躋於仁壽者庶黎愉然而
宥斯作德之洪覆也夫一舉而閔衆目非曰躬聖發憤
其孰能大圖而殫究子蓋亦按胥庭之圖披義農之錄
援結繩造契之具迹卷領塗衣之躡料平基緒之馮厚
準元精之回復揚波以推其腴潤摘芳以塞其稠縹然

後據文心散辭氣伏天庭而進牘臣蹶然而仰曰富哉
言乎微文人後進生其不識王澤之滲漉也謹拜手而
系曰赫赫 鉅宋體元垂統升中而奉芳恢恢大圓應
聖何言蹟社以蕃兮 吾皇之隆彼蒼君之崇人符無窮兮

鴻慶宮三聖殿賦

劉

效

臣伏見 陛下追述祖考崇奉明祀新作三聖殿以昭
孝明功于天下臣以文學中第太常試官祕書目觀盛
事不敢以鄙薄自絀輒作古賦一篇以歌詠盛德昔靈
光景福之作世稱其美麗然其所謂壯大不出乎彫
畫績文彩之煌煌而已又盛道工人之巧民力之衆材
木之多金玉之偉臣以謂聖王有作則必智者獻其巧
壯者輸其力山林不敢愛其材府庫之聚皆所供億也
夫物理之常不足以夸大臣愚竊陋之若夫天命盛興

之際聖王授受之符非以敏智通達未有能究知其始終
者固難爲寡見淺聞者道也臣竊大之是以略所陋而
張所大不敢仰希風人雅頌之列庶幾有其志云爾
蓋上帝之所選建明聖命以天位者乃所以享德而報
功焉未有德盛於前功播於後而其子孫寂寥千載无
聲者也賢哲所談六籍之天德莫著於有虞功莫隆於
五臣禹平水土夏姁以家司徒后稷是教是食肇商興
周歷載累百皐陶大理五刑以明于其苗裔乃興于唐
若夫董淳耀以攸司奏庶民之鮮食焚山烈澤害服妖
息鳥獸咸若草木允殖固伯益之力焉天報以位俾秦
周繼于其子孫誣祖不紹去火即水叛禮尚刑法以慘
急然猶兼六國一天下而不知變于初二世以斃非天
不相朕虞之後乃其否德得罪于祖而斷弃也惟伯益

之功未報是以大命復集于趙氏焉五代喪德九土分裂海水橫流民用墊溺鳥獸昌熾黔首失職滔滔惑惑蓋若洪流之未闢於是 太祖乘火而帝繼益之功天厭吉土曰惟商立是爲星火大辰之居亦曰明堂布政之由出潛離隱或躍在淵以有九有百度正焉削禍戡亂出民塗炭風指日舒天地正觀荆燕吳蜀楚越并冀懾威懷仁奔走失氣崛強者執服柔從者加賜太宗承之 真宗成之登封降禪矢直砥平魏魏乎邈三五而儔儷彼漢魏之瑣瑣曾何比京夫伯益始掌火而底績而 宋以火帝與于火墟天之報施豈不昭昭可推而類也哉且夫積功以疑命而創業因物以胙土由土以建號樂以反初禮不忘其本是故作于原廟建之別都三聖鼎列大爰以居以答景貺以昭成功俾于

孫知厥所由位恩兆仰德而不窮也厥後烈風雲雨電雷震曜儆戒于下濫炎流燒天子沐于大異反已正德伏念七年乃其有得曰天以德訓子而以威震子依類託諭予敢不信十大政不變不足以化新禮不修不足以化民天之示人其石曰政禮之敝雖祖宗之爲猶當勿憚乎改更於是詔三事飭九卿和布于舊載損載益以答天誠以舉聖職去人既天行而日白矣乃復闕宮獎夫神衷三后在天對越上空經之營之不日成之闕偉奇麗所以使宮寢之勿踰也清閑宵宮鬼神之所都也繫百圍而置楹兮度千仞以架棟擇一木於萬章兮顧餘羨者猶衆般倖獲人之儔獻巧而林立兮莫不心競而費用亘長廊其如城兮闢重門其似洞鑿拱祭其如星兮侏儒屹其承重如翬斯飛如鳥斯革兮誠可標其將動闔

陰房之密靜兮雖六月其必寒關陽榮之敞麗兮蓋中
夜而已旦涉廣除而涇上兮每百尺而一級歷青珉之
瑩滑兮曾不得而側立顧風雨之在下兮足以避夫燥
濕良非人力之所為兮宜鬼神之攸集於是使夫設色
之工後素之巧想像形容圖寫必効夫其龍顏日角天
質之顯昂兮臣乃今知真人之異表於是駕鑾輅登王
蚪千乘萬騎雲動而景附兮想平生之豫浙旂常續紛
以艷翁兮鍾鼓軒轟蕭管發而啁啾雜魚龍之奇技兮
蜿蜒曼延於道周百神紛而並迎兮出閭闔而御夫龍
舟爾乃川后靜波屏翳息風舳艫相銜若複道之延屬
兮亘千里而相通百工備官而夙設兮棹夫謹呼而奏
功惟告行之五十兮餘日力而靡窮既屆既止威儀若
初以幸夫壽官乃即前楹以脩祀事威神如在望之可

彈金玉以備用釐飛潛以薦味惟帳筦簞之安肆几杖
筆研之儲侍靡一物之蓋闕兮所以廣孝思而盡心志守
臣侍祠罔不彤飾既事而旋闕而莫覲列仙之儒倕佺之
倫迎神頌祇於其側若夫祝融重黎相土閼伯固已喜動
乎魄情見乎色護清蹕而晞盛德也魏蕭如大哉不可得而
記已且夫天命之不忘人生之大寶也祖宗之有繼子孫
之勿替也茲聖王所以繼統垂業超商邁周卹嗣錫羨貽
厥孫謀使萬有千歲得以晞風而承流也遂作頌曰崇崇
高丘大火主兮曰宋之興道是配兮建邦設都以有九
土兮有皇上帝明德輔兮伯益之功邈不可忘兮三聖承
承有烈光兮奕奕寢廟神翱翔兮胥于萬年尚無疆兮

秋懷賦

劉

放

世量力以為智兮孰不自師其成心不強短以彼修兮亦

各濟其所任蓋周任之明清兮予嘗服於德音性專直其
 似愚兮遂底滯而廢沈惟古人有不遇兮亦奚慨於斯今
 昔既冠而從仕兮冀陳力而帥職何日月之不淹兮豐豐
 至乎不惑世與我其異衷兮增余懷之默默數廢日而倍
 參兮願自竭而安得將奔而及事兮愧初心而亦多譬游
 者之無術兮念俞躁而逾沒荷衆賢之并容兮曾介善之
 不遺辱興廉之末舉兮遂以造夫攸司君之門不可以徑
 入兮既待詔而歷時唯編心之狷狹兮樂繹墨其自持誠
 詭遇其有獲兮雖得獸而耻之信天命之有在兮非智勇
 其孰勿疑時既秋而涼風兮草木落而變衰日月麗於西
 廂兮蟋蟀迅而吟悲閱四序之代謝兮既逝者之如斯悼
 我心之弗獲兮起惆悵而稱詩

宋文鑑卷第四

宋文鑑卷第五

賦

不寐賦

拙賦

洛陽懷古賦

灑頌堆賦

屈原廟賦

昆陽城賦

赤壁賦

後赤壁賦

秋陽賦

中山松醪賦

懷歸賦

劉

周

邵

蘇

蘇

蘇

蘇

蘇

蘇

蘇

沈

放

惇頤

雍

軾

軾

軾

軾

軾

軾

軾

括

黃樓賦

不寐賦

蘇轍

劉攽

惓鬱邑其馮中兮何鑿寐其弗夷方夜之未艾兮廓
 靜處而長思悼既往之弗及兮慨來今之旬知緒將絕
 而復續兮精發越而滄移倏四海其再撫兮泯萬暮乎
 須臾武勝商而歸周兮天保定其千億叔旦兼乎三王
 兮仰勤思而有獲孔潛精於好學兮致憤滿於無益樂
 好善而用魯兮孟見喜乎顏色仁弗遇於衛頃兮願奮
 飛而不得翟相氛而見祥兮獻肇謀乎虜號彼遠慮之
 與兮思兮智與愚皆從其職嗟民生之多艱兮嗟以心為
 形役君子 有不安其命兮小民有度其力非蚊虻之替
 膚兮曾內懷於大棘惟昔燕之濊濊兮既悵然而獨寐
 亮伐柯之不遠兮何內韞而宗固晞聖人之大覺兮綿

萬世而不遇幸曲肱而自怡兮無無迷於初度

拙賦

周

惇頤

或謂予曰人謂子拙予曰巧竊所耻也且患世多巧也
喜而賦之

巧者言拙者默巧者勞拙者逸巧者賊拙者德巧者凶
拙者言嗚呼天下拙刑政微上安下順風清弊絕

洛陽懷古賦

邵雍

雍

洛陽之為都地居天地之中有終天之王氣在焉予家
 此治平歲會秋乘雨霽與殿院劉君玉登天宮寺三寶
 閣洛之風景因得周覽惜其百代興廢以來天子雖都
 之而多不得其久居也故有懷古之感以通諷諭君
 玉好賦以賦言
 秋雨霽日色清景方出秋益明何幽懷之能快嗟高閣

之可憑天之空廓風之輕冷覽三川之形勝感千古之
廢興乃眷西北物華之妍雲情物態一氣茫然擁樓閣
以高下煥金碧之光鮮當地勢之拱處有王居之在焉
惜乎天子居東都此邦若諸夏不會要于方來不號令
于天下聲明文物不此而出道德仁義不此而化宮殿
森列鞠而為茂草園囿棊布荒而為平野鸞輿曾不到
者三十餘年使人依然而歎曰虛有都之名也噫夏王
之治水也四海之內列壤惟九而居中者實曰豫州荆
河之北此為上流周公之卜宅也率土之濱建國為萬
而居中者實曰洛陽瀍澗之側此唯舊邦迄于今日二千
年之有餘因興替之不定故靡常其厥居我所以作賦
者閱古今變易之時述興亡異同之迹追既失之君王
存後來之國家也噫太昊始法二帝成之三王全法參

用適宜伊六聖之經理實萬世之宗師我乃謂治民之
道於是乎大盡矣逮夫五霸抗劫七雄駕威漢之興乘
秦之弊曹之擅幸漢之衰始鼎立而治終豆分而隳晉
中原之失守宋江左之畫畿或七齊而驛魏或道陳而
經隋自元魏廓河南之土植六朝之風物李唐蟠關中
之腹孕五代之亂離其間或道謀而得民或兵強而冒
下或虎吞而龍噬或鷄狂而犬詐或創業於艱難或守
成於逸暇或覆餗而終焉或包吞而振者故得陳其六
事雖善惡不同其成敗一也其一曰大哉德之為大也
能潤天下必先行之於身然後化之於人化也者効之
也自人而効我者也所以不嚴而治不為而成不言而
信不令而行順天下之性命育天下之生靈其帝者之
所為乎其二曰至哉政之為大也能公天下必先行之

於身然後教之於人教也者正之也自我而正之者也
所以有嚴而治有爲而成有言而信有令而行拔天下
疾苦遂天下之生靈其王者之所爲乎其三曰壯哉力
之爲大也能教天下必先豐府庫峙倉箱銳鋒鏑峻金
湯嚴法令于烈火肅兵刑于秋霜竦民聽于上下懼夷
心于外荒其霸者之所爲乎其四曰時若傷之于隨失
之于寬始則廢事久則生姦既利不能勝言故况得以
疾賢是必薄其賦斂欲民不困而民愈困省其刑罰欲
民不殘而民愈殘所致之之道失其本矣其五曰時若
任之以民專之以察始則烈烈終焉缺缺既上下以交
虐乃恩信之見奪是必峻其刑罰欲民不犯而民愈犯
厚其賦斂欲國不竭而國愈竭蓋致之之道失其末矣
其六曰水旱爲沴年歲豐虛此天地之常理雖聖人不

能無蓋有備而無患不得中者加以寬猛失政重輕逸
權不有水旱而民已困而况有水旱兵革焉所謂本末
交失不亡何待天下有成敗六焉此之謂也君天下者
得不用聖帝之典謨行明王之教化士可殺不可辱民
可近不可下上能撫如子焉下必戴其上也仲尼所以
陳革命則抑爲人之匪君明遜國則杜爲人之不臣定
禮樂而一天下之政教修春秋而罪諸侯之亂倫刪詩
以揚文武之美序書以尊堯舜之仁替大易以都括與
六經而並存意者不可以地之重易民之教不可以民
之教悖天之時必時教之各備則居地而得宜是故知
地不可固有之也君上必欲上爲帝事則請執天道焉
中爲王事則請執人道焉下爲霸事則請執地道焉三
道之間能舉其一千古之上猶反掌焉則是洛之興也

又何計乎都與不都也如欲用我吾從其中

灩澦堆賦

蘇軾

軾

世以瞿唐峽口灩澦堆為天下之至險凡覆舟者皆歸咎於此石以余觀之蓋有功於斯人者夫蜀江會百水而至於夔瀾漫浩汗橫放於大野而峽之小大曾不及其十一苟先無以齟齬於其間則江之遠來奔騰迅快盡銳於瞿唐之口則其險悍可畏當不啻於今耳因為之賦以待好事者試觀而思之

天下之至信者唯水而已江河之大與海之深而可以意揣唯其不自為形而因物以賦形是故一變萬化而有必然之理掀騰悖怒萬夫不敢前兮宛然聽命惟聖人之所使予泊舟乎瞿唐之口而觀乎灩澦之崔嵬然後知其所以開峽而不去者固有以也

漫漫之平沙行千里而未嘗止其意驕逞而不可摧忽峽口之逼穿兮納萬頃於一盃方其未知有峽也而戰乎灩澦之下喧逐震掉盡力以與石鬪勃乎若萬騎之西來忽孤城之當道鉤援臨衝畢至於其下兮城堅而不可取矢盡劍折兮迤邐循城而東去於是滔滔汨汨相與入峽安行而不敢怒嗟夫物固有以安而生變兮亦有以用危而求安得吾說而推之兮亦足以知物理之固然

屈原廟賦

蘇軾

軾

浮扁舟以適楚兮過屈原之遺宮覽江上之重山兮曰惟予之故鄉伊昔放逐兮渡江濤而南遷去家千里兮生無所歸而死無以為墳悲夫人固有一死兮處死之為難徘徊江上欲去而未決兮俯千仞之驚端賦懷沙

以自傷兮嗟予獨何以爲心忽終章之慘烈兮逝將去
此而沉吟五言豈不能高舉而遠遊兮又豈不能退默而
深居獨嘯嗷其怨慕兮恐君臣之愈踈生既不能力爭
而強諫兮死猶冀其感發而改行苟宗國之顛覆兮吾
亦獨何愛於久生託江神以告冤兮馮夷教之以上訴
歷九關而見帝兮帝亦悲傷而不能救懷瑾佩蘭而無
所歸兮獨惻惻乎中浦峽山高兮崔嵬故居廢兮行人
哀子孫散兮安在况復見兮高臺自子之逝今于載兮
世愈狹而難存賢者受譏而改度兮隨俗變化斯方以
爲圓詎勉於亂世而不能去兮又或爲之臣佐變丹青
於玉瑩兮彼乃謂子爲非智爲高節之不可以企及兮
且夫人之不吾與違國去俗死而不顧兮豈不足以免於
後世嗚呼君子之道告不全兮全身遠害亦或全兮嗟

子區區獨爲其難兮雖不適中要以爲賢兮夫我何悲
子所安兮

昆陽城賦

蘇軾

淡平野之瀟瀟兮城之如塊風吹沙以蒼莽悵樓櫓
之安在橫門豁以四達故道宛其未改彼野人之何知
方偃僂而哇萊嗟夫昆陽之戰屠百萬於斯須曠千古
而一快想尋邑之來陣兀若驅雲而擁海猛士扶輪以
蒙茸虎豹雜沓而橫潰整天下於一戰謂此舉之不再
方其乞降而未獲固已變色而驚悔忽千騎之獨出犯
初鋒於未艾始馮軾而大笑旋弃鼓而投械紛紛籍籍
死於溝壑者不知其何人或金章而玉佩彼狂童之僭
竊蓋已旋踵而將敗豈蒙傑之能得盡而并之無賴貢
符獻瑞一朝而成羣兮紛就死之何怪獨悲陽之嚴生

懷長才而自澆豈不知其必喪獨非個共安山以城
而一弔增志士之求慨

赤壁賦

蘇軾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蘇子與客泛舟遊於赤壁之下清
風徐來水波不興舉酒屬客誦明月之詩歌窈窕之章
少焉月出於東山之上徘徊於斗牛之間白露橫江水
光接天縱一葦之所如凌萬頃之茫然浩浩乎如駕虛
遇可而不知其所止飄飄乎如遺世獨立羽化而登仙
於是飲酒樂甚扣舷而歌曰桂棹兮蘭桴擊空明兮泝
流光渺乎予懷望美人兮天一方客有吹洞簫者倚
歌而和之其聲嗚嗚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訴餘音嫋嫋
不絕如縷舞幽壑之潛蛟泣孤舟之嫠婦蘇子愀然正
襟危坐而問客曰何為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烏鵲南

飛此非曹孟德之詩乎西望夏口東望武昌山川相繆
鬱乎蒼蒼此非孟德之困於周郎者乎方其破荊州下
江陵順流而東也舳艫千里旌旗蔽空醜酒臨江橫槊
賦詩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况吾與子漁樵於江
渚之上侶魚鰕而友麋鹿駕一葉之扁舟舉匏樽以相
屬寄蜉蝣於天地渺浮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須臾羨長
江之無窮挾飛仙以遨遊抱明月而長終知不可乎驟
得託遺響於悲風蘇子曰客亦知夫水與月乎逝者如
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蓋將自其
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
則物與我皆無盡也而又何羨乎且夫天地之間物各
有主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風與
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為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禁

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吾與子之所共食
客喜而笑洗盞更酌有核既盡狼籍相與枕藉乎
舟中不知東方之既白

後赤壁賦

蘇

軾

是歲十月之望步自雪堂將歸于臨臯二客從予過黃
泥之坂霜露既降木葉盡脫人影在地仰見明月顧而
樂之行歌相答已而歎曰有客無酒有酒無肴月白風
清如此良夜何客曰今者薄暮舉網得魚巨口細鱗狀
似松江之鱸顧安所得酒乎歸而謀諸婦婦笑曰我有
斗酒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時之須於是携酒與魚復遊
於赤壁之下江流有声斷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
曾日月之幾何而江山不可復識矣予乃攝衣而上履
巉巖披蒙茸踞虎豹登虬龍攀孤鶴之危巢俯馮夷之

幽宮蓋二客不能從焉劃然長嘯
風起水涌予亦悄然而悲肅然而
反而登舟放乎中流聽其所止而
寂寥適有孤鶴橫江東來翅如車
鳴掠予舟而西也須臾客去予亦
翩僂過臨臯之下揖予而言曰赤
名俛而不荅嗚呼噫嘻我知之矣
我者非子也耶道士顧笑予亦驚

秋陽賦

蘇

軾

越王之孫有賢公子宅於不土之
告東坡居士曰吾心皎然如秋陽
陽之清吾好善而欲成之如秋陽
欲刑之如秋陽之隕羣木夫是以

里而詠無言之詩以
之明吾氣肅然如秋
之堅百穀吾惡惡而
樂而賦之子以為何

草木震動山鳴谷應
恐凜乎其不可留也
休焉時夜將半四顧
輪玄裳縞衣戛然長
就睡夢一道士羽衣
壁之遊樂乎問其姓
疇昔之夜飛鳴而過
悟開戶視之不見其處

如居士笑曰公子何自知秋陽哉生於華屋之下而長
遊於朝廷之上出擁大蓋入侍幃幄暑至於溫寒至於
涼而已矣何自知秋陽哉若予者乃真知之方夏潦之
淫也雲蒸雨泄雷電發越江湖爲一后土冒没舟行城
郭魚龍入穴菌衣生於用器蛙蚓行於几席夜違濕而五
遷晝暵燥衣而三易是猶未足病也耕於三只有田一廛
禾已實而生耳稻方秀而泥蟠溝塍交通牆壁頽穿面
垢落甍之塗目泣濕薪之煙釜甑其空四鄰悄然鶴鶴
鳴於戶庭婦宵興而求歎計無食其幾何矧有衣於窮
年忽金星之雜出又燈花之雙懸清風西來鼓鍾其鐘
奴婢喜而告予此雨止之祥也及出作而占之則長庚澹
其不芒矣浴於暘谷升於扶桑曾未轉盼而倒景飛於
屋梁矣方是時也如醉而醒如瘖而鳴如癢而起行如

還故鄉初見父兄公子亦有此樂乎公子曰善哉吾雖
不身履而可以意知也居士曰日行於天南北異宜赫
然而炎非其虐穆然而溫非其慈且今之溫者昔之炎
者也云何以夏爲盾而以冬爲衰乎吾儕小人輕愠易
言彼冬夏之畏愛乃群狙之三四自今知之可以無惑
居不障戶出不御笠暑不言病以無忘秋陽之德公子
拊掌一笑而作

中山松醪賦

蘇軾

始予宵濟於衡漳車徒涉而夜號燧松明以記淺散星
宿於亭臯鬱風中之香霧若訴予以不遭豈千歲之妙
質而死斤斧於鴻毛効區區之寸明曾何異於東蒿爛
文章之糾纏驚節解而流膏喜作二復其已遠尚藥石之
可曹收薄用於桑榆製中山之松醪救爾灰燼之中免

爾螢燭之勞取通明於盤錯出肪四溟於烹熬與黍麥而
皆熟沸春聲之嘈嘈味甘餘而小世百歡幽姿之獨高知
甘酸之易壞笑涼州之蒲萄似玉沁之生肥非內府之
烝羔酌以櫻藤之紋樽薦以石盤之霜螯曾日飲之幾
何覺天刑之可逃投拄杖而起行四能兒童之抑搔望西
山之咫尺欲褰裳以遊遨躋超峯之奔鹿接掛壁之飛
孫遂從此而入海眇翻天之雲濤使夫嵇阮之倫與八
仙之羣豪或騎麟而翳鳳爭槎挈叩瓢操顛倒白綸巾
淋漓宮錦袍追東坡而不可及歸結也
於齒牙猶足以賦遠遊而續離騷也

懷歸賦

沈括

歸休乎嗟生亦勞兮歲常九行而一
兮欲終往而安即披荆榛以孤鷺
息四方已莫不異
四大塗之梗塞投屏

顏以盆入孰為眠而朝食聲轟一山而百折兮况千里
之綿邈高浪鱗卷而電劃兮近不保乎咫尺嗟乎子
此而安之兮託扶搖以寸翮吾一念子之往兮意久兀
碑而屹栗彼夫人之聖哲寧有欲乎顛蹄摩冥冥之無
窮抽萬世之潛默雖皎中而自信亦終墮坎而莫覲來
之不可與謀兮果去亦庸何傷既振轡而大驅兮盍倡
佯其所適期無羨於古人兮苟亦善吾之令德終曠蕩
之可驥兮信幽履之不惑

黃樓賦

蘇轍

熙寧十年秋七月乙丑河決於澶淵東流入鉅野北溢
于濟南溢于泗八月戊戌水及彭城下余兄子瞻適為
彭城守水未至使民具畚鍤畜土石積芻芻空隙充以
為水備故水至而民不忍自戊戌至九月戊申水及城

下者二丈八尺塞東西北門水皆自城際山兩晝夜不止子瞻衣製履履廬於城上調急夫發禁卒以從事令民無得竊出避水以身帥之與城存云故水大至民不潰方水之滯也汗漫千餘里漂廬舍敗冢墓老弱蔽川而下壯者狂走無所得食槁死於丘陵林木之上子瞻使習水者浮舟載糗糧以濟之得脫者無數水既涸朝廷方塞澶淵未暇及徐子瞻曰澶淵誠塞徐則無害塞不塞天也不可使徐人重被其患乃請增築徐城相水之衝以木提捍之水雖復至不能以病徐也故水既去而民益親於是即城之東門為六樓焉堊以黃土曰土實勝水徐人相勸成之轍方從車於穴將登黃樓覽觀山川弔水之遺迹乃作黃樓之賦其詞曰
子瞻與客遊於黃樓之上客仰而望俯而歎曰噫嘻殆

哉在漢元光河決瓠子騰感鉅野衍溢淮泗梁楚受言二十餘年下者為汙澤上者為沮如民為魚鼈郡縣無所天子封祀太山徜徉東方哀民之無辜流死不藏使公卿負薪以塞宣房瓠子之歌至今傷之嗟惟此邦俯仰千載河東傾而南洩蹈漢世之遺害包原隰而為一窺吾孺之摧敗呂梁齟齬橫絕乎其前四山連屬合圍乎其外水洄洑而不進環孤城以為海舞魚龍於堽壑閱帆檣於睥睨方飄風之迅發震鞞鼓之驚駭誠蟻穴之不救分閭閻之橫潰幸冬日之既迫水泉縮以自退棲流枿於喬木遺枯蚌於水裔聽澶淵之奏功非天意吾誰賴今我與公冠冕裳衣設几布筵中酒相屬飲酣樂作開口而笑夫豈偶然也哉子瞻曰今夫安於樂者不知樂之為樂也必涉於害者而後知之吾嘗與子馮

茲樓而四顧覽天宇之宏大綠青山以為城引長河而
為帶平阜衍其如席桑麻蔚乎旆旆畫阡陌之從橫分
園廬之向背放田漁於江浦散牛羊於煙際清風時起
微雲霞靄山川開闔蒼莽千里東望則連山參差與水
皆馳羣石傾奔絕流而西百步湧波舟楫紛披魚鼈顛
沛没人所嬉聲崩震雷城堞為危南望則戲馬之臺巨
佛之峯巋平特起下窺城中樓觀翱翔鬼峩相重激水
既平眇莽浮空駢洲接浦下與淮通西望則山斷為缺
傷心極目麥熟禾秀離離滿隰飛鷄羣往白鳥孤沒橫
煙澹澹俯見落日北望則泗水漫漫古沐合焉匯為濤
源蛟龍所蟠古木蔽空烏鳥號呼賈客連檣聯絡城隅
送夕陽之西盡導明月之東出金鉦薄於青嶂陰氛為
之辟易窺人寢而直上委餘彩於沙磧激飛楹而入戶

使人體寒而戰慄息洶洶於羣動悲川流之蕩滯可以
起舞相命一飲千石遺弃憂患超然自得且子獨不見
夫昔之居此者乎前則項籍劉戊以後則光弼建封戰馬
成羣猛士成林振臂長嘯風動雲雨興朱閣青樓舞女歌
童勢窮力竭化為虛空山高水深為子生故墟蓋將問其
遺老既已灰滅而無餘矣故吾將與子弔古人之既逝
閱河決於疇昔知變化之無在付以酒以終日於是衆
客釋然而笑頽然就醉河傾月墮堪乃扶而出

宋文鑑卷第六

賦

感山賦

崔

伯易

客有為予言太行之富其山一名白主母一名女媧或於此煉石補天今其上有女媧祠因感其說為之賦其辭曰

曲轅先生從先大夫之南征省黑許於紫霄訪武王於朱陵授羅浮之隱書擷三茅之袖竹英息肩淮泗之濱閉關弦歌與世無營一日梁國公子銅鞮處士闐然踵門悅然相親曰先生倦游者矣祈有異聞先生不對宿請愈勤於是為論山中之物山中之民敘山中之遺權誅山中之淳文二客相視而笑曰先生唐相之家族番西京京於吾鄉駕財累程連聯高山見于羣經茲其不言

疑未之行試爲先生陳之何如公子贊之處士曰夫坤
厚之勢猶一人之體崑崙爲之首自首而下峽巒屹嶺無
復平地陵轢百國有陰山焉橫二千餘里北爲戎狄南
爲古聖之所治測中言之殆吾國之乾位昕天銅渾周
髀保章參地之形茲爲最詳上正樞星下開冀方逢胃
而畢自柳以張亂則冀安弱則冀強起爲名丘安爲平
岡歸乎其尊其名太行挾大河於楚東瞰北嶽其在旁
其高也灑迤而上始莫知其高也登躡千里昂目而前望
駭實與夫天當其深也繚繞盤辟始莫知其深也馳朔東而
左轉垂三月而見春盛連延乎碣石傳曰東海之水不
盡而此山也吾莫知其所極此其知言哉如彼大邦圻
鉤壤連如彼大川洲維浦聯殊鄉異觀習乎所傳切然
若鞍者曰鞍山突然若竈者曰竈山色黑者黑山形方

者方山如此之類名何可殫墨程察而知驥之貴尸後
過而辨牛之難穆王升由雀道而出世宗行自大河而
還孝明嘗登幸上黨郡章帝以游至天井關孟德北上
紀摧輪之恐謝公西顧引憂生之端阮籍失路而詠懷
劉峻懷文而發嘆歸晉陽子惠之便道對二坂祖潛之
祥觀開元錫問於逢車武德置縣而當煩霍襄吾襟共
附吾肘纏午壁之勢探長城之口天門揭其部分烏嶺
支其躡踪姑射王屋隆慮雷首靡迤嶽岑參錯釘鉅或
拱其左或捧其右或導其前或替其後讓以奇巖貢以
重岫曾夸娥之輸力攤大帝之寶授上晷暖芳鵬擊下
砰磕芳鯨鬪又若王畿之外五等諸侯奉命守土率屬
千萬悉面內而騰轆此山之形也汾潞丹洹漳池潏易
涑沁淇潼清源濟澳奄向將迎縱橫漱激安陽巨馬出

其夸白絮北泳度其液觸遥阜以孤引激榮光而歷羣
凝深漸漬哀青貯碧此山之容也莫荒有神開社有伯
以風主威以雲主澤翻手燠陽覆手霹靂近靡百城遠
需萬域暴暑亟寒暗天一白煙不得為瘴氣不得為疫
豈其幽深也深其欲而難期其并合也合其力則無敵
此山之氣候也軒后以來至于成王自時建都遷徙不
常遠近表裏其陰其陽春秋之前封國既多春秋之後
唯晉為疆大抵以兵為阻以險為防守不敢弛戰不敢
忘越至卑耳而齊相以霸一入孟門而平公幾亡燕趙
中山衛韓與魏或主山東或主河內或主山西或主河
外或城其隈或據其會或保作咽喉或恃為腹心屯留
有常阻山陽有常界跬步之例萬人死之復驅萬人而
地不少退如羅斯林如虬斯壑左顧以右睨瓜牙鋒鏑乘

間薄人肝腦塗地以塞旗虜將而為樂不然假息竊覩
扞以城郭從姬歌兒名珠重璞不敢不獻雖欲藏之亦
終歸乎攫搏駭乎哉固嘗一朝之中一舍之間亭山十
餘萬之衆築頭顱之山舉長平為鼎鑊舊壁荒城豆分
碁錯今千餘年幽陰寂寞此山之勢勝也當時雄豪迭
指交質行野者非樂其野逐獸者非即其獸裴徊陵陸
踰趾阪阜裁約六國駐睨九道孰為龍首孰為天竈向
背孰徒草木孰選器械孰便憑倚孰厚東西孰廣南北
孰衆為地孰尾為鶴孰噉孰方孰圓孰北孰牡衝輪孰
敏沮鴈孰懋孰利襲掩孰利藏覆孰此出擊孰此入寇
孰可徒搏孰可騎驟孰可啗誘孰可斥候孰可接戰孰
可挑鬪孰最恐夜孰不欲晝勝此孰遂敗此孰救佯遁
孰止乘亂孰走孰要於邇孰閉其後記省在目陳說在

口憑軾結勒分豢去就所過之邑鷓視狼吼詰無不講
嚮無不偶入軍則建旗鼓入朝則佩印綬以國試膽以
民試手為縱橫家隨以此售閱警遠速稱書貧富矯尾
厲角恐惕讎構鬼神不能窺其密賢峻不能糾其繆中
人主之利欲移將相之恩舊其後或主或臣建功立業
尤顯聞於後世則有決羊腸之險衝此山之道攻榮陽
伐韓以威天下應侯為秦昭王之謀也據敖倉之粟杜
此山之阨距飛狐之口守白馬之津使天下知所歸者
酈食其為漢高祖之謀也踰此山入射犬破青犢之眾
殺謝躬於鄴以收復天下為心者漢光武之謀也濟河
降射犬之眾還軍敖倉禹魏种以河北事然後西向以
爭天下者魏武帝之謀也進據武牢扼其襟要俾竇建
德不能踰山入上黨收河東之地而卒以併天下者唐

太宗之謀也徐思以觀亦吾之近藩北壓燕荆西臨順
檀籠裏控外聯區接寰山川開其隅邑疏其間衡而為壘
缺而為關有朝歌內黃於陽之支離有五原高平廣民
之依攀前規成臯逆嬰邯鄲收襄帷趣駕之威宰簪笏
假轡之官大城望之如雲小城夾而金宇各負城勢能
躡虺蟠宿糴糝之倘佯峙為粟之儲岫此又其山古今
因人以明效者也偏隅之浸或為樓閣或類
真障下利墾闢其上白壘或為五種頽粟豐穰以陶則
不窳以牧則易長駢駢駢駢駢駢駢駢駢駢駢駢駢駢駢駢
白額奇毛異骨駟駢駢駢駢駢駢駢駢駢駢駢駢駢駢駢
而散或就飲以羣往秦青觀之而日造父逢之而
生騰若乃邊風夜號寒氣朝蕩木葉晝脫川原蕭爽挺
逸影之踈瞬萬雄心之涸儻分騰而郊野暗聚鳴而阮

谷響最下者簞糧載士日中而馳百里鳳騰蘭筋探前
決後何止乎蹄間三丈馬之所施險之所依有德者然
後能之其或守之不以道用之失其宜則是二者在所
為盜賊之資司馬侯告晉侯以先生之不務者非棄之
也而具起言商紂之國志有激於當時何則宣帝外先
零金城而終貽漢患武帝倚元海并州而俄傾晉基自
後聰曜石勒姚萇季龍元魏高齊諸齊慕容呼侶嘯類
披卷占戎或屯於定襄或保於居庸或建都鄴下或渡
軍河中或改元離石之北或僭號沙河之東胡塵一踰
三關遂空長安之城洛陽之宮搖轡長驅傳國都而炬
燄然衣冠於塗炭矣宗廟於妖亂更帝迭王抑為衣
其四方簡冊不可但口而書者凡幾戰而幾攻由是二
為彼若者始之失一朝遂使天下之人親戚離散一百二十

挂性命於兵鋒此又當世賢人君子登高慮遠所宜追述為
萬世深誠者也當彼之時國中窅而山中寬天下危而山
中安外儉人苟容以次管方內浩歌乎考槃外吁嗟愁
涕之辛酸方內遊鹿豕其方歡外窮奢極侈以相殘方
方內交讓乎瓢簞外仍樞縮劍以銜冤方樂天其盤桓
仁智所依仙聖其迹其動如龍非迅雷烈風不起其出
如鳳非醴泉甘露不食服皇媧之妙道藏補天之神石
或餌木而採芝或吞陽而嗽液或自耦於樵鉤或偶懷
於老易引公和之餘韻振文舉之歸策楸棗二老猶自
輕之士壺關令孤殆多言之客至精元以友造化緒餘
尚足以治萬國此其山之隱逸也即以仰之首名歸山
岭營紆餘巉巖孱顏曳泉紳之飄飄束雲衣之迴還攢
衆精於寶姥慘靈氣於天丹轟雷分霞之朝覆豁光在之

宵環其金則銀盪鏤銑鏤鏤鏤其玉則瓊玖瑋瑋瑋
琪瑛瑋石黃綠而青碧珠玫瑰而木難餘糧石脂之饒
破褚聖理長之爛煇陰映死倚穹注蟠聯絲締氈綱鈿
益銅鑿備先賦之不名距三方而祖繁復有紫沙黃霧
神鋼是取遐落液於庫潤萃堅英於弱土播蚩尤之遺
勇回歐治之靈願下分垣垣乎百源上夾輸於六務此其
山之琛賂也其鳥五色直雁鳥窟生峻嶒貌如秋胡月明
星均撥利戟足卷枯荆响趨鸚隨往還青冥木柶則鶴
鶴鸞鶴水止則鶴翠鳥响殊種詭類莫可殫名其狀如
藥有距四角馬尾聲若鐘磬以出為瑞赤虎文豹黃熊
對豕麋鹿瑞纒行搏坐响噬草則紫團之復勤母瀟靈麋
銜牡蒙莖容首烏牛膝响豹足龍沙虎須赤節紫蓓如雷
此胡雲英玉支解蠶菴响簡鹿腸鶴虱响彭根屈据澤熊天

樛芳臭粉敷或同葩異實或冬榮暑枯或珎傳太一或
用講史區木則有榛有栗其桐其椅篁篠懷風桃李成
蹊梗柗楓檜思仲蕪蕪梓漆响樞栲青檀紫葳樅檉槐棗
棠榴棹黎陽檣壓桑粉榆栝响榭交柢並節韜唐陰隄身
緣中材實資療肌松栢千歲响蹇金石姿彌根萬仞之峰
落影千丈之溪孤榦直出百尋而後有枝遠而望焉或
如翔鸞或如蟠螭其大蔽牛其圓中規參差櫛櫛下隔
百步猶樛蔓而相羈公子响矍然曰陸產之盛僕知焉不
其是之詳也且聞之漢甘泉肇於武帝唐含元建於高
宗或決事於上或受計其中始用材之有餘終興利於
無窮 陛下臨御以來四十餘年未聞園苑之觀士
木之工戶牖朱綠之飾詔五歲而一易服玩帷帳之具
雖屢補而尚供四方黎元响視怵然咸願獻力京師進

姓皇躬聽鐘鼓管籥之音瞻軍馬羽旌之容儻有司因
億兆之心率懷衛磁相澤澤路之人披蒼莽伐崆嶺賤
新甫之得簡徂徠之封激去滯之悍豪扶舟濟其來東
經營庶民作為新宮以壯閭閻乎中區以周嚴乎九重高
闈秘廬侍從方蛇蟬翠黃居往來其冲融追三雍養老
之法申其孝慈復延英訪明之迹考其邪正更取士之
弊法著久官之新令明刺與勸沮之典絕苟簡異同之
政廣庶長廊翼其兩旁左選天下經術辯通之士以為
議郎居講朝廷疑難之義補百司之闕出委觀民決獄
之事以信其所詳右選天下材勇溫恭之人以為衛士
居講司馬軍機之要掌諸日之禁出委偏裨別屯之任
以觀其所蒞興利如此顧不為偉歟山日以開貨日以
通眾庶習知勿為軍籠欲茲取者發欲攻者攻登者搢者

剥者斲者烹者斃者焚者艾者四時懼懼皆民所同庶
寶之輪幽萬模之紛紜雕護彩製羽毛羣弓矢鑑楮之
材輿馬骨革之倫被服織華鼓鑄精珍三十取一歸于
縣官寧有聞子富而父貧興利如此頃不為偉哉公子
再言處士再思之曰公子之惠亦云善矣且民可與樂
成不可與慮始况乃三晉人號沉鷲孕鷄火之流烈感斗
極之勁氣瞻顧端巧手足便利茂滯蠱狂厲之感無喘
夜數豕之累專思慮而喜任俠責然諾而多慎伎重淪
姦侈之化孤守而莫變由滲唐虞之澤弥久而永墜平
居之際以氣義相視馳馬射獸以為樂投石拔距以為
戲悲歌慷慨以據其鬱矜誇功名以見其志自古受命
之主不先得其士則先得其地不足以控諸
夏不得其兵不足以威萬寓粵天寶其失御之後事雖近

而不復言而五代不綱之時其迹甚明而可以數朱梁失守則晉人南下而急攻河陽師厚不死則魏博六州據山口之路莊宗之禍由鄴郡而起清泰之敗緣上黨之助蕃戎陷相而石滅鄴兵過河而劉去或羣盜乘隙而並出或前軍自此而先渡河東之舉昧李驥疾度控孟津之策世宗之征賴車駕倍程有南平之遇可畏也如人懷心腹之疾難去也如木受根抵之蠹故吾太祖皇帝之興也踐祚五月親平澤潞念賊失仲卿之計不西下而直趨懷孟而我用向拱之言速濟河而擊其未聚離穴成擒吳祚之前料登無難色李氏之深諭如洪波薄江借海以為力大霆擊空與電而俱赴交廣閩蜀之區淮海江漢之墟彊侯暴王襲頓踰躡納士稱臣冠佩麟聯錐天甲之所在亦主威之使然其勢如此

猶藏太原謝將休 戎十有九年 太宗之弔伐也指師為林轉糧如川斷 石嶺之應刻隆成之堅躬擐甲宵躡鋒易弦晝夜圍督 六師爭先壓之以天下之重然後始能破焉迨我 旨 宗撫養其人留蹕授關南之師促使益安陽之屯許址 虜之通和勅猛將之疏軍以至陛下仁風德澤扶 導長養踰八十春賦不聞竭其才力未嘗疲其身意辯 者不知約從連衡之謀尚勇者不知收城奪邑之勤室 家熙熙老於耕耘如養虎者不與之全物賞先至者不 道於一津茲柰何合之深山觸鷲猛而為勅敵之怒心 鑿鑿棘矜若南國之茶海濱之鹽千百良民化為頑兵 或蒙欲而拒捕或負恃而貪凌始追罪而羣亡終盛氣 而橫行鎮之常負則威有所不足列之大誅則民轉相 震驚陸機謂興利不足以補害君焉

孰懲公子曰不然古初生民禽獸雜居無機械以荐食
無衣裳以被軀累聖哀之脩其所無鑽燧取火鑠金於
鑪銳以鋒刃俾持以趨逐其虫蛇創其室廬剡木成舟
結繩為罔刺木為矢弦木為弧以飲以食以畋以漁服
牛輶馬紡績鑊鋤後王因之訖今以娛安有至治之世
導民以利復爭亂之是虞太公封齊熊繹封楚魚蓋之
義山林之阻公一發之民往如鷺不數十年齊楚以富
彼諸侯之國民且守法豈天下之廣人或敢侮調發存
邑里之籍出入視保伍之名倚之守令之良護以使者
之能蓋建隆初興通餽之役奚今日之政姑息而艱行
是有司不復舉因民之利四方無時有可勞之氓弗卹
所治之法何如而已亟此禁山摧海之圖疑所思之未
明處士曰君不聞天子之建宮乎猷江陵之瑰幹空登

林之巨樹山鬼見榮而儵爍坤后斥緝而容與青帝執
規白帝司矩攝離朱之魄觀其徽纒捨僮繭之神明其
斤斧裁魯鎮以為址判相山以為礎趨步而龜鳥正吐
咤而虹蜺奉星覆重撩雲縮石堵塗以齊赭壁以號土
華薦金石之美梁修牙角之賦揚瑤琨與織日荆啓丹
而箇駘蒙羽之織縞澗澤之泉紵優尊而百油六樂華
國則東房西序邦賄豐息寧主是耶公子曰咄上方
東被于流求西溥乎羊同南暢于訶陵北愔乎空峒積
擊鴻臚填貨大農天人之交何求而不徒念羣穰之
域三河之衝濬斷乎滄溟背插乎犬戎齊楚歐越魯鄭
巴邛轅有所不適撤有所不通重兵之常處列城之所
宗將帥之治守詔使之過從壤地所生衣食所庸不疲
其貲即疲其力不出於官則出於農帑焉而之府焉而

空或驕陽淫雨之災或成發備河之逢流離其民易資
梟雄或陰會於朋仇或推埋以成風故先諸權俾怡其
衷禹散歷山之金而贖賣子之虜湯鑄莊山之幣而救
無禮之凶桀先君不足以說士非首衆不足以就功如
彼泉源我發其蒙知彼委藏我啓其封設坐視天財而
不知發猶有此民而下以為兵徒示二虜之涵容處士
曰君知其一未覩其二琉璃之河華林之莊昔居臣民
今游犬羊然黠虜奚民視此而莫敢乘焉吾非有以守
之殆由天設于王公帝限乎豺狼若之何侵而夷之以
紆其行餌之可欲以發其狂義未聞於灌瓜兵或與於
爭桑投藹生心文子之至喻牛甘必闢管堅之所量國
家近邊雖上腴之地久禁而不耕所棄甚輕為利甚
發丁以通驛隋政之已失治氣而未盡魏室之旋傾

烏足陳於治朝哉山東之兵三十五將之師君所聞也
請置其說公子曰大農之家不患穿墉而廢園倉善賈
之行不念祛篋而捐金珠備得其術則害何能擾利果
大入則小或可踈今防秋之兵不寄之士豪而歲起屯
戍繕治之物不蓄於逐州而授于京都不募人訪銅而
私或自鑄重給民曠土而爭糶於明遺計若此庸為利歟
由衆人焉南牧之慮將智者考北伐之徐推石傳土失
其成功東馬懸車胙乎能事突以燕樂捐范陽涿郡三
道之師直壓懷柔拒虎北石門四兵之勢引輕軍發卷
夏之東穴出奇道斬匈奴之右臂二客紛辯既久色相
不平抗袂俱起質于先生先生蹶然而笑道然而興曰
坐吾告汝夫有財而弗取無道者之言也取而不以先
生之制無法者之言也一者吾聖人之深惡不順乎冬

夏不相乎陰陽禽獸之珍暴貨幣之誅歲不時而源枯
不禁而山傷逆于天元降為災祥則雖傳道之人豈容
無責哉古者大德大功之人天子尊之公侯之爵殊其
奉養之方功厚者享亦厚德長者報亦長推之四海之
內入為公卿出為牧伯盛不過數十士地所有人民所
藏其貨易供其財易當然報非天子之獨私焉蓋天下
皆樂其有以報也故其民賢者勉焉以脩其業愚者雖
甚欲焉而無敢望其志易平其勞易償今高貴大姓之
家列肆侔於府庫第羅於康莊金緝米綴鍍剗焜煌
被以黼繡裹以雕墻狗馬奔齊民之食臥輿妾媵士夫
之衣裳宿昏祠葬隳敗紉網通吏買法陰淫陸梁其憑
荒負險之民擅彌山絡野之疆畜奴如兵占田論鄉土
逋參寇者攸眾寶龜藏甲者為常州縣丞史私為之說

察鄉亭部夫公隨之奮攘是天下山林之出除公上之
賦守令吏寺略有常制每郡每邑宛轉糜潰輸綫侯而
幾王疆桀相師極欲為威怒網而川貧笑斧而林飛孰
察諸利剥水火之遺製孰恤乎堅釋曲直之所宜積之
徒多而器用殊寡舉之或遠而民資自疲富者售之益
輕貧者勞而愈微警窮原藪乏饒而况膏腴之歸乃方
乃州或蝗或饑民以為災而彼反為宜從是其氓匿稅
併田之不暇益令羣猾藏租隱地之無疑南方諸山非
復昔時材不愛而木不蕃而獸不滋迨有千里不毛裹
餓莫支是天地陰陽晝夜長養猶不能以充其欲則吾
民何負獨為狸而畜雞蓋馭民無予奪之政厚生無發
斂之期萬物失由儀之道四海發崇丘之詩或者縣官
列膠幹皮羽之須營棟宇舟車之材上苛之以啟咎下

撓之以追催索之于邇則此既莫有求之于遠則險孰能來方此之時時蓄之家驩相比朋固所以制百姓之命暮年而篡其業更歲而竭其財如是不已饑寒怨愁不委於溝壑則聚為盜賊非此二者吾不知其安所為哉始於傷財則終於害民察其蠹國必固乎亂俗故國家以皇祐之版書較景德之頃返減賦七十一萬餘斛由是言之上地財利名制約束不用先王之法其為弊也民失其平若之何而可復高者愈貪而肆蛇豕下者抵禁而趨口腹刑罰日增裁害日續蓋兼弁不去不足以治禁錫存省米之說賤肉有推類事為之法物為之制數之以其傷生原蠶之利非不博也先王禁之以其害氣

果實未熟木不中伐用器不中度禽獸不中殺幣幣於市者執而有罰不以其時不順其教捕一禽折一草謂之不仁斷一樹伐一木謂之不孝公卿大夫羣士黎庶居室有品器械有度車馬有等衣服有據飲食有常味人徒有常數戮民不敢服纒君子不獲絲屨為農者不得為工為士者不得為賈天王之尊也合圍猶惡其盡物諸侯之貴也殺牛尚戒於無故小既無越大豈容負草木鳥獸而舜以命益水火土穀而堯以任禹名山大川縱封國而不盼至其漆林獨二十而征五著于後王脩之愈明典之於天宮圖之於地卿任之九職之事辨其五物之征主山而有虞主林而有衡中士下士替其政令府史胥徒頌其所行豺祭而弓矢陳隼擊而爵羅興司險達其道路山師辨其物名鷩獸在前兗氏火物而

誘之出阱獲既設官六氏伐鼓而使之驚然後萬民隨之
詔焉以程斬材者有期月竊木者有常刑至于金玉錫
石卅人之專取犀象麋鹿角人之所登率避其孽育以
待其豐成必以其時委主稱其大順不可勝用孟軻陳其
養生貴賤有差六哭五輅之資民得而無所用興造不
妄五金六材之屬民用而無所傷禁發之有期重輕之
有常天生時而寒暑平地生財而品類昌碩以盆鼓蕃
以谷量暴暴如山兵渾渾如河江山出銀甕卮醜極聚
麒麟鳳凰追前世之盛被于此時以吾君之聖方諸先
王陶唐之二宮姚虞之總章商人之重屋周人之明堂
雖有眉者苟愛惜朝夕期有以必觀也子之言曾何比
今於漢唐 陛下慈仁如天廣厚如地任臣則勿疑聞
諫而必喜賞罰不濫切愛乎民命祭祀罄虔動交乎天

社遠民之弊雖守臣不知而知之甚詳克己之誠在匹
夫難行而行之甚易至若五帝憲老之禮三王觀風之
制六典建官之法三適進賢之例患有司不得其術不
患朝廷之不行患臣下不奉其職不患信任之不至今
也輔相大臣左右良士重君子為臣去就之節思古人
得君功烈之致施以善俗為本學以力行為貴居朝廷
不以先後持其嫌守藩鎮不以內外疑其勢同德一心
齊力協議臯陶謨而矢契稷之業伯夷讓而中夔龍之
志以共察天下之善不使有蓋虛驕士之黨以共收天
下之傑不使有妨功蔽賢之吏以衆人之耳為耳聽衆
耳之所不聽以衆人之目為目視衆目之所不視授百
司因革於吏而總其成績委二邊軍賦於將而責其必
治法制素具東南既饒天府宏壯訓練有時吳越皆霸

王之兵朝令乎西納十四州之地夕使乎北北歸十
三州之城渾然臨之以至健隕然截之以不傾伊洛之
水畫乎其前戎夷畏之踰黃河之湍丘垤之山簣乎其
旁戎夷阻之甚太行之橫與其邀近功於一山增衆糝
之弊牽危疑於往代泪因循之名使王者之興百有餘
年神聖在位而仁愛之澤獨未及於禽獸草木曷可同
世而語哉二客離席跼蹐媿謝不敏請為弟子既而少
進曰問阜財得阜民之法問治山得治國之風且昔者
將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不
得已而後起有學焉而後臣者有不可得而臣者今山
之隱逸亦如是而後至乎曰莫可得而知也神農之於
悉諸黃帝之於崆峒顓頊之於綠圖黃帝之於相招帝
棄之於務成帝舜之於尹壽禹之於國山先生湯之於伊

尹文王之於鬻熊武王之於尚父周公之於號叔齊桓
之於管仲然尊德樂道說者如此也吾觀之彼數子者
之心將如是而已乎莫可得而知也二客恍若自失
再拜而罷

宋文鑑卷第六

宋文鑑卷第七

賦

珠賦

煎茶賦

別友賦

汴都賦

珠賦

崔

伯易

黃

庭堅

黃

庭堅

周

邦彥

崔

伯易

高郵西北有湖名甃社近歲夜見大珠其光屬天嘗問諸漁皆言或遇於它湖中有竊謀之者則風輒引舡而去終莫能至賦曰萬物之精上為列星其在下者因物而成形故天下之偉寶不妄其所託託物之主實內鍾乎神靈吾嘗臨東海旅南溟泛淮江之湯湯濟岳陽之洞庭觀其容液衍

裕蓋天地之委藏祕恠惚恍較虬崢嶸豈世人敢指名
哉若乃雲夢震澤浮梁合浦獸潛宮亭神見牛渚直湘
沅以南浮懷涇渭而北注頤導東而成滄浪激西而為
灑灑延平誕奇漢皐殊遇率傳載之雜出為異物之所
慶或設限於藩服或效琛於王府鑠高郵之經治裂楊
州之故部有湖隸旁將三千所大或萬頃小亦千畝迤
灑兮聯絡參錯兮駢布由卑以自處兮傾十數州之美
沃穹山大野谿谷原藪晝夜走險越千里而來赴者莽
不知其幾千百處壓東南之嶽漫勢膠瀉而無涯魚則
鱣鯉鰣鰪鱗鱗鱗鳥則鵠鵠鳧鷖鷓鴣鴛鴦鴛鴦鴛鴦
海會如泥沙蟲螺蠃若蝦蛤卉菱芡而荷華木不數舟
陸無筭車漑灌乎民田濬引乎國家夾埭長陂程水壤
之固護飭官命屬厭功利之紛拏迨夫地脉泉源孰為

要避潛合陰附應淮海之碇研微風翻瀾知其甚耶其或
駭怒決溢隄防之所不加決淋千里農民播溺宛轉流
離而不相救又况其廬舍之與桑麻噫是亦涉者之厄
觀矣瑰祥恢恠庶幾乎託焉間以省言書考圖編所陳
者特盤殮之微固不聞有把握之貴為當世之所傳發
詠乎川珍翱翔乎水邊爰有蘆入漁子相語而來前曰
先生之念者貨也若夫川澤之精理則不然不寶於人
獨寶於天今此有夜光之珠產於深淵我意其神先生
辨旃其始也天和景晴湖波夜平煙冉冉以四收萬籟
息而無聲則是珠也凜氣將之若海月之升含彩吐耀
周隅皆明呀紺石而為宮被綠苔以垂纓挹奔星之光
芒吸沆瀣之精英木散景兮扶疎草露實兮紅青林鳥
警而移枝羣天愕兮爭鳴於是印人徐呼上流俱起撫

鴻量以先趨領曾笥之已試連微擬擬灑網持柙嗟雖
鑑其眉睫疑未曉其機器方詭置之漸張果造形而已
逝而况伏見靡時欬波倏此與蛟龍之為朋曾風雨而
作衛彼能三足而在籛鼈九肋而充饋漢蛟蛇之青骨
鄭龜羹之異味勃牛悅水而黃奪澤馬翫繩而足躡犀
狎偶而解角翠因媒而折翅江使被執於行役巨魚為
腊於貪餌文貝瑇瑁出禍其腸腹金華玉英坐窮於淘
縋蠶蜃胎寒熠燿自喜快絕意於遐引適足殺其軀而
已矣是故號數選者我固謂之貨也能不為珠之笑耶
予曰嗚呼噫嘻信子言也既明且哲則大雅君子者耶
不常所居擇利害而去就者耶用以晦明知在己者耶
色斯舉矣學孔子之徒者耶薄泥塗而不辱不耻下賤
者耶川不涸岸不枯有德鄉里者耶久而不聞其遜世

者耶既而復曰嗚呼噫嘻照魏王之垂小耶燭隋侯之室
耶謂上幣耶飾冠冕而佩耶客有聞者亦矍然而興曰
嗚呼噫嘻吾聞諸石室之書曰王者但可之長有天下四
夷賓服然則得之者或非其心獨王者若之心耶

煎茶賦

黃庭堅

洶洶乎如澗松之發清吹皓皓乎如春
空之行白雲宿
主欲眠而同味水茗相投而不渾苦口
利病解膠滌昏
未嘗一日不放箸而策茗椀之勳者也
余嘗為嗣直論
茗因錄其滌煩破睡之功為之甲乙建
溪如割雙井如
震日鑄如勞其餘苦則辛螫甘則底澁
嘔酸寒胃令人
失眠亦未足與議或曰無甚高論敢問
其次涪翁曰味
江之羅山巖道之蒙頂黔陽之都濡
直川之納溪
梅嶺夷陵之壓甄印之火井不得已
而去於三則六者

亦可酌兔褐之醜淪魚眼之鼎者也或者又曰寒中瘠
氣莫甚於茶或濟之監勾賊破家滑窳筴水又况鷄蘇
之與胡麻活翁於是酌岐雷之醪醴矣伊聖之湯液新
附子如博投以熬葛僊之望去藪而用鹽去橘而用姜
不奪茗味而佐以草石之良所以固太倉而堅作疆於
是有胡桃松實菴摩鴨脚教賀糜蕪水蘇甘菊既加臭
味亦厚賓客前四後四各用其一少則美多則惡發揮
其精神又益於咀嚼蓋大匠無可棄之材太平非一士
之畧厥初貪味雋永速化湯餅乃至中夜不眠耿耿既
作温齊殊可屢歎如以六經濟三尺法雖有除治與人
安樂賓至則煎去則就榻不游軒后之華胥則化莊周
之胡蝶

別友賦送李次翁

黃庭堅

曩聞義於孫李指尊選以見招惜予行之舒舒曰其夜
以為朝予望道於堦垣見万物之富有恨逸駕之絕塵
又驂予以四牡嚼車後之無策其四方乎索友仰雲飛
而注弋俯淵靚之沈鈞或一能之勝予忘日月之不予
謀或登吞舟之鱗或下垂天之翼手予弓而不釋恐斯
道之或息維廬江之四李三隱約於龍眠維若人之仕
蚤懷明月而麗川歲庚午而會梁語聞道之大用吸江
漢以為深累丘嶽以自重尾擊之而首應西犯之而東
抗棄旗鼓而不逐儼其陳之堂堂偉道學之崇嶠增懦
夫之激昂觀出日於東方雖於食馬而不吝無肯綮以
自試居自喜於餘刃彼覆却之萬方期斯言之猶信水
渾渾而進舟風剌剌而侵襲恐事親之不勸則惟是之
同憂

汴都賦

周 邦彥

臣邦彥頓首再拜曰自古受命之君多都於鎬京或在洛邑惟梁都於宣武號為東都所謂汴州也後周因之乃名為京周之叔世統微政缺天命有以抗歸我有宋民之戴 宋厥惟固哉奉迎鸞輿不汴而止是為東京 六聖傳繼保世滋大無內無外涵養如一含牙帶角莫不得所而此汴都高顯宏麗百羊人所具億萬千世承學之臣弗能究宣無以為稱伊彼三國割據方隅區區之霸言餘事乏而三都之賦磊落可駭人至于令稱之矧皇居天府而有遺美可不愧哉謹珥手稽首獻賦曰

○發微子客游四方無所適從既倦游適岢嶇迢迢造於中都觀土木之妙冠蓋之富煒燁燁心駭神悸睽聊而不敢進於是夷猶於通衢彷徨不知所屆適遭衍

流先生目而招之執其袂局局然嘆曰觀子之貌神米不定狀若失守豈非蔽席隱茅未游乎廣廈誅草鉏棘未擲乎蘭設披褐挾蘊未曳乎綺縠微邦陋邑未親乎雉藩大都者乎發微子浩然有赧色曰臣翔翔乎天下東欲究扶桑西欲窮虞淵南欲盡反北欲徹幽都所謂天子之都則未嘗歷焉今先生訊我誠有是也然觀先生類辯士其言似能碎崑崙而結溟渤鏤混沌而形罔象試移此辯原此汴都可乎臣固不敏謹願承教先生笑曰客知我哉於是申喙據牀虛徐而言曰噫子獨不聞之歟今天下混一四海為家令走絕徼地掩鬼區惟是日月所會陰陽之中據要總殊揭鍵制樞拱衛環周共安乘輿而此汴都禹畫為豫周封鄭地葡觴臨而上直實流分以為次惟蓬澤之固境昔合縻之所至芒碭

渙渦截其面金隄玉渠累其脊雷夏灘沮繞其脇壘立
訾婁夾其腴梁周帝據而糜沸唐漢尹統而寧一故此
王國襲故不徙恢圻甸域尊崇天體司徒制其畿疆職
方辨其土地前千官而會朝後百族而為市分疆十同
提封萬井舟車之所輻輳方物之所灌輸宏基融而壯
址植九鼎立而四嶽位仰營城而體極立土圭而測畧蜀
險漢至荆或閩鄙推此中峙不首不尾限而不迫華而
不侈環睇賦於郡縣如岫嶽之迤邐觀其高城萬雉埤
坻鱗接縹如長雲之方舒屹若崇山之礧礎坤靈因巖
顛而跼踏土怪畏權壓而妥貼靡胥不可繼而登爵鼠
不可嚼而宀利過百二險踰四塞鄙秦人之踐華陋荆
州之却月損捷步與超足矧踳跚與蹙蹙闕城為門二
十有九瓊扉塗丹金鏞鏤獸列兵連卒呵夜警書異物

不入詭邪必窺城中則右東西之阡南北之陌其衢四
達其塗九軌車不理擊石一人不爭險易劇驂崇期蕩夷
如砥雨畢而除糞夷蕪穢行者不馳而安步遺者惡拾
而恣棄跨虹梁以除病涉列佳木以安休惕殊異羊腸
之詰曲或踈蹠而折轄顧中國之闕闐叢貨幣而為市
議輕重以奠賈正行列而平肆竭五都之環富備九州
之貨賄何朝滿而夕除蓋趨贏而去匱萃駟僮於五均
擾販夫於百隧次先後而置叙遷有無而化滯抑彊賈
之乘時摧素封之專利售無詭物陳無竅器欲商賈之
阜通廼有厘而不統銷卓鄭猗陶之殖貨禁乘堅策肥
之擬貴道無游食以無為矧敢婆娑而為職其中則有安
邑之棗江陵之橘陳夏之漆齊魯之麻薑桂藁穀絲帛
布縷鉛黃鮑鮑醃鹽醢或居肆以鼓鑪案或鼓刀以

無得彈効也於時則有絕世之巧凝神之技恍人耳目
使人忘疲是故宮旋室浮纒繼移也蛟螭蜿蜒千撓渡
也虓虎齧轡舟抵戲也壘流電掣弄丸而揮劍也鸞悲
鳳鳴織麗歌也鴻驚燕居綽約舞也霆震雷動鈞天作
也犇馬駟駮群馬闐也麟輶輟輻萬車轍也灑天翳日
揚埽埜也抗山蕩海歡聲同而和氣浹也震委地而嘍
罔象出較人而舞馮夷者潛靈幽怪助喜樂也若延豐
廩貫膺既多且富求豐萬盈廣儲折中順成富國星列
而幕布其中則有元山之木清流之稻中原之菽利高
之黍利下之稌有豐有芑有秔有秬千箱所運億廩所
露入既夥而委積食不給而紅腐如坻如京如崗如阜
野無菜色溝無捐瘠攜拾狼戾足以厭鰥夫與寡婦備
凶旱之乏絕則有九年之預又將勸本而勸稼開帝籍

之千畝良農世業異物不覩播百穀而克敏應三時而
就緒躡鍤鎧闕灌澆雨淫孰任其力俟疆俸以千耦其
耘不怒自力疏濬其理狼莠不植奄觀堅早與與疑疑
溝塍蜿畦亘萬里而連繹醜惡不毛磽陁悉瘠化為好
時轉名不易惟彼汴水貫城為渠並洛而移昔在隋葉
禊丁大業欲為流連之樂行幸之游故鑿地導水南抵
乎揚州生民力盡於畚鍤膏血與水而爭流風觸徒見
於載籍玉骨已朽於高丘顧資治世以為利以迄今抗筏
而浮舟桃花候漲竹箭比駛洶湧潏潏沸瀆萬石之
巖岸濤瀾迅邁匪江匪海而朝夕舞乎滂湃掀萬石之
巨艦比坳堂之一芥舵艫不時而相值篙師聽拱而俟
敗智者不敢睥睨而興作絲千禊而為害豈積患切病
待聖人而後除耶歟有建議導河通洛引百不之清源

塞孽華之渾濁覺廣堤而節暴紆直行而以虐其流舒
舒經炎涼而靡涸於是自淮而南邦國之所以仰百姓之
所輸金穀財帛歲時常調舳舻相街千里不絕越鈴吳
備官艘賈舶閩謳楚語風帆兩楫聯翩方哉其鉦鼓鏜鈴
人安以舒國賦應節若夫連營百將帶甲出伍控弦貫
石動以千數其營則龍衛神勇飛山雄武至平節拱聖忠
靖宣効吐渾金吾擲颺萬勝渤海廣備靈武肅材能
蹶張力能挾軸投石超距索鐵伸鈎水執云鼉陸拘羆
貅異黨之寇大邦之讎電執雷擊莫不繫繫而為囚於
是訓以鸛鷺魚麗之形裕敵擊刺之法剋似中虱貫牢
徹札揮鉞擲鏃舉無虛發人則便捷器則年利金角丹
漆脂膠竹木以時取之不棄惡弱割蛟革以連函劇兇
船以為弭刺魚服以懷百工備盡銜磨鑿創其成整

鋼而錶鍤植之霜凝而電爍故有疆衝勁弩雲梯平
脩鍛延縱鈇戈允及繁弱之弓肅慎之矢谿子之弩夫
差之甲龜蛇之旌鳥集之旗軍事蚤正用戒不虞其次
則有文昌之府分省為三列寺為九殊監為五左選為
文右選為武曰三十房二百餘案二十四部黜隋之陋
更唐之故補弊完罅剔朽焚蠹人駭地溥事若織組滋
廣莫治豐豐成蠱纖弱不除將勝戡斧雖離婁之明目
迷簿書而莫覩豪胥倚文以鬻獄庸吏瘵官而受侮各
懷苟且以逃責教育長慮而却顧官有隱事國有遺利
紛訟牘於庭圯執繫繫因於囹圄此浮彼沉甲可乙否操
私議而軋沕各矛盾而齟齬於是合千司之離散儼星
羅於一字千梁負棟萬楹鎮楚誅喬松以為煤空奧山
而勳楮官有常負取雄材偉器者以充其數上維下制

前按後覆壁如長蛇扶其脊臂而首尾皆赴闔戶而議
飛檄乎房闈應谷乎秦楚披荒榛而成徑繹繳縲而得
緒崇善廢醜平險除穢織悉不遺乎一羽於是宣其成
式變亂易守者刑之所取貽之後昆求世作矩至若儒
官干楹首善四方勾襟逢掖褒衣博帶盈仞乎其中士
之匿華鏹采者莫不拂巾袵褐彈冠結綬空巖穴之幽
邃出郡國之遐陋南金象陸又旌羽翹世所罕見者皆傾囊鼓
篋羅列而願售咸能湛冰乎道實法然攻堅而大明先斯持也
皇帝悼道術之沉鬱思心詰訓之荒繆諸子騰躡而相角群言
駘蕩而莫守黨同伐異此妍彼醜挈俗學之蕪穢詆淫辭而擊
指滅窳突之熒獨仰天庭而覩晝同源共貫開天發部於是後
髦並作賢才自厲造門叩闥而臻壹輿騁辭源而馳辨園術藝之
場仁義之藪溫風扇和儒林發秀宸眷優渥百詩結糾榮名之

所作慶賞之所誘應感而格駒行雉响磨鈍為利培薄
為厚魁梧卓行撻鋒露穎不驅而自就復有珮玉之音
籟豆之容絃歌之聲盈耳而溢目錯陳而交奏煥爛乎
唐虞之日雍容乎洙泗之風誇百聖而再講曠千載而
復觀又有律學以議刑制弄學以窮九九舞象以道幼
稚樂德樂語以教世胄成材茂德隨所取而咸有若夫
會聖之宮是為原廟其制則般輪之所作其材則匠石
之所掄萬指舉築千夫運斤揮汗飛霧吁氣如雲鑿鼓
弗勝靡有詒勤赫赫大宇有若山踊而嶙峋下盤黃壚
上赴北辰榮珠廣寒黃帝之宮榮光休氣籠籠往來葱
葱鬱鬱而氣氤其內則檐檉攢題朱賢楹栢閉拱闈闈
屏宇閤閣聳張矯踞龍征虎蹲延樓跨空甬道接陳黝
聖備昉燦爛詭文菱阿芙蓉之流漫驚波迴連之翼咸

飛仙降真之縹緲翔鶴鷓鷃之翫地必出奇土無藏
珍球琳琅玕璠璵瑤琨流黃丹沙玳瑁翡翠垂棘之璧
昭夜之燿鵠象鬣角削犀剡玉漱刻雕鏤其妙無倫焜
煌煥赫璀璨輝映繁星有爛彤霞互照軒廡所繪功臣
碩輔書太常而銘鼎彝者環列而趨造龍章鳳姿瑰形
瑋貌文有伊周武有方召猶如蹇諤以立朝圖寧社稷
指斥利害踟躕四顧而不撓其殿則有天元太始皇武
儷極大定輝德熙文衍慶美成繼仁治隆之名重曠隆
準天日炳明 皇帝步送百寮拜迎九卿三公挾輶扶
衡儀仗衛士真郭溢城干時黔首鱗集百作皆停地震
嶽移波翻海傾足不得旋耳不得聽神既安止窮閭微
巷惟聞咨嗟嘆異之聲於是山壘房姐犧樽竹籬踐列
於兩楹鼓史陳辭宰祝行牲案芻豢之肥臞視物色之

翠辭登降裸獻百禮具成至於天運載周甲子新曆受
朝萬方大慶新闢于時再鼓鼙 絕按稍收鎬儼三衛與
五仗森戈矛與戈戟探平明而傳點趣校尉而唱籍千
官驚列以就次然後奏中嚴外辨也撞黃鍾以啓樂合
羽扇以如翼攸飛道駕以臨座千牛環帝而屏息爐烟
既升寶符莫瑞聆乾安之妙音仰天顏而可覲羗夷束
髮而蹈舞象胥通隔而傳譯言表章以上聞奏靈物之
充斥羣臣迺進萬年之觴上南山之壽太尉升奠尚食
酌酒樂有嘉禾靈芝和安慶雲舞有天下大定盛德升
聞飲食衍衍燔炙芬芬威儀孔攝而中度笑語不諱而
有文故無族譚錯立之洞衆躡廣布武之紛紜蓋天子
以四海爲宅有百姓而善羣廷內不洒掃而行禮則天
下雲擾而絲焚故受玉而情知晉惠之將卒執幣以敬

知若教之不存聞樂而走者爲金奏之下作雖美不食者爲犧象之出門賦湛露彤弓而武子不敢答奏肆夏大明而穆子不敢聞蓋禮樂之一缺則示亂而昭昏是以宣王享士貴以般然而刑三晉之法高祖因叔孫之制而知爲帝之尊豈治朝之禮物尚或展翳而沉湮此所以舉墜典而定彝倫者也其樂則有成池承雲九韶六英采齊肆夏簫韶九成神農之瑟伏羲之琴僊氏之鍾無句之磬鏗鏗鏗鏗和氣薰蒸于以致祖考之格于以廣先王之聲昔王道既弱淳風變澆樂器遭鄭衛而毀矇瞽適秦楚而逃朝廷慢金石之雅正諸侯受歌管之教嘈文侯聽淫聲而忘倦相公受齊樂而輟朝季子始無幾於鄧仲丘迺忘味於韶故使制度無考中聲浸消非細則擿非庫則高惟令也求器得耕野之尺吹律

有聽鳳之簫或灑或離或鼓或磬或鏞或棧或箏或箏衆器俱舉八音孔調鸞鶴離丹穴而來集鳴咷咷而舞脩矯又有寶琮巴渝之舞傑休狄鞮之倡遠人面內而進技踰山海而拂航故納之廟者周公所以廣魯觀之庭者安帝所以喜其來王若其四方之珍以時修職取竭天產發窮人迹砥其遠邇陳之藝極極材竹木厥貨龜貝厥幣錦繡服飾絳旂羽毛祀百祭物嬪貢絲象物貢所出器貢金錫礪砥磐丹鈇松怪石惟金三品惟士五色泗濱浮磬羽畎夏翟龍馬千里神茅三脊方箱隋禁肆陳中殿陸曲苞廣匱亟傳乎騎驛連橋結軌川咽塗塞耶敝終歲而不息至於羗氏焚翟倍耳雕脚獸居鳥語之國皆望日而趨累載而至懷名琛搜馴獸以致於闕下者旁午延有帛懸罽蘭千細布水精琉

瑤軒燕吟珠寶盤洞瞻神犀照清山經所不記齊國所
不覩者如冀如壤軫積乎內府或致白雉於越裳或得巨
螭於西旅非威靈之遐暢孰能出現奇於深明蓋徵外
能率夾種來以修好則中士當有聖人出而寧宇然皇
帝不寶遠物不尚殊觀抵金於嶺巖之山沉玉於五湖
之川洞別之劍迺入騎士之朝齧齧之馬或服鼓車之
轆表乾象表貺坤維為社靈物仍降嘉生屢起暈適背
鑄垂規抱珥鳴星隕石怪變氣垂白鮎背者不知有
之况能言孺倪豈獨此而已也復有宮龜負圖龍馬載文
汾陽之鼎函德之芝肉角之獸簫聲之禽同穎之禾旅
生之穀游郊栖庭充畦冒時非煙非雲蕭索輪困映帶
乎闕角葱蔚乎城壘鷲鳥不攫猛獸不噬應圖合謀窮
祥極瑞史不絕書歲有可紀發微子於是言曰國家之

有若是歎意者先生快意於吻舌而及此耶先生曰國
家之盛焉可究悉雖有注河之辯折角之口終日危坐
抵掌而譚猶不能斷其萬匹特沐都之治迹耳子亦
知夫所以守此沐都之術古昔之所以興亡者乎客曰
願聞之先生曰繁北寰宇代狹代廣更張更弛黃帝都
涿鹿而是為幽州少昊都窮桑迺今魯地伏羲都陳帝
魯都亳堯都平陽迺若吳天而授人時舜都蒲阪迺觀
羣后而輯五瑞公劉處幽而光王業之所始太王徙邠
者以避狄人之所利文王作鄆方蒙難而稱仁武王治
鎬復戎衣而致又蓋周有天下三百餘年而刑措不用
反其衰也亦三百餘年而五伯更起星離豆割各據毅
兵以專列疆侯膺帶於弱國不領人君之經營天下日
蹙而日裂中國所有者幾幾當時權謀為上雖雄相楚

孰有長距孰有利蒲兵孰先選糧孰風時孰有橋關之
卒孰有憑軾之士孰有素德孰有疆倚孰欲報惠孰欲
雪耻或奉下邑以賂讎或率連城而易器骸骨布野介
甬生犧肘血丹輪馬鞍銷驛勢成莫格國墟人鬼意彼
土宇凡幾吞而幾奪幾完而幾弛秦中形勢之國加兵
諸侯如高屋之建瓴水神阜天邑以先得者為上計其
他或左據函谷右界褒斜號為百二之都東有成皋西
有崤澠定為王者之里以至置春陵之俠客與泗上之
健吏扼襟控咽屏藩表裏名城池為金湯役諸侯為奴
隸拓境斥地縣輶荒裔東包蟠木西卷流沙北繞幽陵
南裹交趾砥礪後席治滋求秦心兵益侈或慢守以啓戎或
朋淫而招宄橫調無藝而垂竭游役不時而就斃盧令
日縱而不緹驚翻厭觀而當直睚眦則覆尸而流血掄

悅則結纓而珮璫粉墨雜繇賢才逆或腫微疥而禍
肉食賊臣迴穴而圖大器郡國制節侯伯方軌或為大
尾而不掉或為重脰而屢躓室有丹楹城有百雉朝廷
無用於揚燎冠冕不机於執贄天維披裂地軸抗椁羣
生癘難而殄瘁雖有城池周以鄧林縈以天漢曳輦可
以陳崇嶽設附可以濟深水故武侯浮西河而下自哆
其地而進戒於吳起蓋批政肆於廟堂之上則敵國起
於蕭牆之裏奚問左孟門而右大行左洞庭而右彭蠡
發微子曰天命有德主此四方如輻之拱轂如楠之會
極其詰鞏者天與之昌其闕何者天與之亡且非易之
所能壞亦非險之所能藏非愚之所能弱亦非賢之所
能彊故將吞楚也白蛇首斷於大澤將繼劉也雄雉先
雉於南陽龍祭出積而繫孤隱亡周之語尊收襲門而

天帝貽刑號之殃人力地利信不能偃植而支仆而皆聽乎彼蒼故鯨鯢勸解一死於吻血兕虎闔關踐魏嶽為平崗蹂生靈如蹋塊簸天下如揚糠其敗也抉目而拚骨其成也頂冕而垂裳由此觀之土地足以均沛澤而施靈光而已易險非所較賢否亦未可議也先生曰以易險非所較者固已乖矣以賢否非議者烏乎可哉客不聞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有德則昌者乎地欲得險勢欲參德迫隘卑陋則無以容萬乘之扈從供百司之廩餼據偏守隅則無以限四方之工具職平道理之遠邇廼原申區割宅製里走入極而奔行走正南面而負袞幸天下於康達力士體而不敢取貪夫汗縮不敢覘首恃德之險也襟馮終南太華之因以背負清渭濁河之注搯人之吭而拊人之脊一日有乘及而萬卒立具然而

布衣可以窺隙而試勇匹天可以爭衡而號呼彼天府之衍沃適為人而保聚此以地為險者也地嚴德暢然後為神造之域天設之阻大哉炎宋帝眷所矚而此汴都百嘉所毓前無湍激旋淵呂梁之絕流後無太行石洞孤飛句望深之岩登豐樂和易殊異四方之俗兵甲士徒之須好賜匪頒之用朝郊社稷百神之祀天子奉養羣臣稍瘳之費以至五穀六牲魚鼈鳥獸闔國門而取足甲不解屨力不離韜秉鉞匈奴而單于奔幕抗旌西轅而冉駝螻伏南夷散徒黨而入質朝鮮畏道醢而修睦解編髮而頂文弁削左衽而曳華服逆節躑躅而取禍者折簡呼之而就戮眈眈帝居如森鋌利鏃之外向死士逡巡而莫觸仁風冒於海隅頌聲溢乎家塾伊昔天下沾危王猷失度皇綱解紐擘材當路帝

懷寶曆未知所付可受方國莫越 藝祖圖緯協期謳
謠扇儒赤子雲望而風靡英雄蠶蠶而蠅附玉帛駿奔
莠國 釐堯奉寧寧子絕塞統鎧而免軸墮燬燬而摧櫓拜
檻神威有此萬依奕世載德茂聞過幸髮擲禾稗子攜
稚哺擊菓懋穗技惡監姪 鉞觚角之磔刻制撓搶而牧
圍爰暨 皇帝粉飾朴曾稱量緘鉅錕錕奏廟之金玉
璨璨夾楹之簾簾訓典器密財本豐阜刑罰糾廢布施
優裕田有願耕之農市有願藏之賈草竊還業而歛迹
大道四通而不農車績馬運千百為群肩輿輶載前卻
而後阻搏壤歌粵者萬井未聞歌憂而告瘡雖立墳為
界其誰敢擗膊以批捫况 此汴都者乎抑又有天下之
壯客未嘗覩其輿也且 宋之初營是都也上睇天時
下度地制中應人欲測以 聖智建以皇極基以賢傑限

以法士坦以大師屏以大邦扞以公侯城以宗子以義
為路以禮為門鍵鑰以柄開闔以權掃除以政周裹以
恩延立室家以安吾君有庭其相社稷臣也有庭其擁
衆村會也有闡孔張通厥明也有此闢孔陽達厥聰也其
檻如衡前有憑也其壁如削後有據也其陛則崇上陵
幾也其極則降帶居中也邑都既周宮室既成於是上
意自足廼駕六龍乘德輿光警蹕由黃道馳騁乎書材
下觀乎學海百姓欣躍莫不從屬車之塵而前邁妙技
皆作見者瞻碎廼使力士提挈乎陰陽轉旋乎剛柔應
乎成器方圓微碩或粉或由隨意所裁上方咀嚼乎道
味斟酌乎聖澤而意猶未快又欲浮槎而上窮日月之
盈具尋天潢之流泓操執北斗之柄按行二十八星之
次尊雷公之權收風伯之輔一瞬之間而甘澤霽霽因

字善於幽獄敷景雲而黯霜統攝陰機與帝唯諾而無
闕如此滯樂者十有七年疲而不止諫而不改吾不知
天王之用心但聞夫童子之歌曰孰爲我已孰釐我載
差差九有莫知其界客廼規規然驚拳拳然謝曰非先
生無以刮吾之蒙藥吾之積臣不能究 皇帝之盛德
謹再拜而退

宋文鑑卷第七

宋文鑑卷第七

